

通志堂經解

通志堂  
1.411  
169



詩補傳卷第二十六

頌

逸齋

頌專於美功德以告神明而周頌有助祭謀廟進  
戒求助之詩似若非爲告神明而作意者詩樂章  
也凡詩皆可歌以爲樂如美其助祭是以助祭之  
事告之神明也美其謀廟是以謀廟之事告之神  
明也美其進戒是以進戒之事告之神明也美其  
求助是以求助之事告之神明也由是言之則頌  
者用於天地宗廟詎敢有虛美哉惟魯頌多祈禱  
之辭若與商周不相似然說者以是爲功德之優  
劣固已近之然自墳典以來文字之變質者日以

華醇者日以醑魯頌作於周之既衰宜不可與商周並觀也商周二頌皆用以告神明而魯頌乃用以為善頌善禱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耳非商周之舊也

周頌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周公成洛邑在居攝之六年明堂位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夫所謂踐者謂履踐天子之位負斧扆南鄉而立攝行其政耳非居天子之位也召誥曰周公朝至于

洛則達觀于新邑營又曰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此既成洛邑朝諸侯之實也洛誥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又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此率以祀文王之實也由召誥言之則洛邑既成諸侯咸在周公率以朝之耳非周公特命之來朝也故止言書命庶殷不言朝也由洛誥言之則祀文王在七年乃成王即政之時非周公自舉此祭也故止言王在新邑不及周公也合詩書明堂位之說足以見周公居攝之得體也或者以孝經有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遂疑郊

祀與明堂皆周公主之非也考經之意謂周公制作禮樂既為郊祀又為明堂皆周公之制作耳成王雖即政周公仍為相則禮行於成王而制定於周公何疑之有以是知周頌皆即政以後之事也於鳥穆清廟肅雝顯相息亮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峻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亦於人斯於嘆也穆美也於乎美哉肅然清淨者文王之廟也不必指言象德蓋文王之德清之一字不足以盡之肅敬也雝和也言諸侯之助祭有和敬之德容以顯相其祀事也文王雖雖在宮肅肅在廟則詩人嘗以肅雝形容文王之德矣今助祭之諸侯

皆能肅雝是知體文王之德者而濟濟多士凡執事廟中者亦曰能秉文王之德孰知其然哉以其駿疾奔走執事有恪知其不忘文王如將見之也是固足以配於文王在天之神矣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此所謂秉文之德者也是豈不足以顯文王之德乎是豈不足以承文王之德乎其德之在人心久而無厭射蓋如此也周頌一章皆全用頌體維天之命大秦平告文王也言大平則即政之後庶事既定之時也維天之命於鳥下穆不已於乎呼不顯文王之德之

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前篇以於穆歎文王之廟此篇以於穆歎維天之命則文王與天同德矣先儒言天命即天道也以其用言之則曰命造化之謂也易曰天行健此天命之不已也又曰君子以自彊不息此文王之不已也以天命言文王之德豈不甚顯乎然形容之所不能盡名之曰純蓋舉其大本而言之也中庸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言天之命曰不已言文王之德曰純蓋純亦不已之意也知純之為不已則知文王矣

文王則知天矣文王之德如此有餘於德者也德有餘而後可以及人由成王言之曰假曰溢皆有餘之謂也物有餘則可假水有餘則必溢成王謂文王以有餘之德及於我是假我也溢我也我當有以收之則可以無失矣駿大也惠順也篤厚也於已則大順我文王之所為於子孫則勉其益篤厚而不忘則可以收文王之遺澤矣由成王以下皆文王之曾孫也

維清奏象舞也

象文王之舞也武武王之舞也將舞象則歌維清故序曰奏象舞也將舞武則歌武故序曰奏大武

也左氏曰象籥南籥蓋文舞也則有管籥祭統曰下而管象是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召禋迄許用有成維周之禎貞清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清以言其清明也緝以言其可續也熙以言其廣也曰典則法度禮樂皆是也精意以享曰禋周官大宗伯定為祀昊天上帝之名蓋取精意以享帝也肇禋謂文王始祀於明堂以配上帝也周家自后稷肇祀至成周則郊祀配天矣文王之典既有成於是又始配上帝此周之禎祥也謂皆祖宗積累遂有此祥也詩人頌商亦曰長發其祥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書曰

作善降之百祥其是之謂乎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周公居攝七年退而復辟成王於是即政蓋成王即位久矣幼弱不能治王事故周公攝之然則周公攝其政非攝其位也諸侯助祭即洛誥所謂王在新邑烝祭歲之時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烏乎呼前王不忘

烈言其功文言其德烈文猶言文武維后也辟公

百辟之君也百辟之君固有爵為三公者矣例以  
 辟公命之舉其爵之尊以寵之也成王呼辟公而  
 謂之曰祖宗錫此祉福惠我君臣以無疆之休子  
 孫固當永保而勿失也所謂永保勿失者安在哉  
 崇尊也戎汝也皇大也爾能無自封以專利無侈  
 靡以傷財維天子之是尊則我亦當念汝之功使  
 繼爾之序者益大矣於是又戒之以用人戒之以  
 務德能用人則疆四方無不從其令矣能務德則  
 顯百辟無不法其行矣終又歎之曰誠能如是則  
 前王之神在天亦不忘爾又將降之福也此之謂  
 永保勿失之道

大作祀先王先公也

周官司服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則分為  
 二祀矣而天作合為一何也意天作亦即政之初  
 祀因美岐山而思大王文王爾是時制作猶未備  
 也故合而祭之

天作高山大秦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  
 有夷之行下孟子孫保之

以岐為高山又以為天作皆美大之辭也作治也  
 荒奄也太王治岐山而奄有之矣文王從而安之  
 言無所改作第與民休息而已今文王既往矣而  
 岐有夷易之行子孫當保而勿失也此成王自勉

三百三十一  
言不傳卷二十一  
之辭所謂夷易之行蓋指文王不長夏以革之事也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孝經言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聖人之言如此而周頌既有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又有思文后稷配天之詩說者遂以昊天有成命為禘嚳以思文為郊稷且禘其祖之所自出不可謂之郊明矣詩樂章也郊祀雖以后稷配而昊天有成命則為天地之樂章思文則為后稷之樂章禮則然矣何疑之有先儒引是詩為合祭天地之實至今用之孰謂詩

序不可信哉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先儒以成王不敢康噫嘻成王為成王誦是以此詩與噫嘻為成王以後之詩也以不顯成康為成王康王是以執競為康王以後之詩也義亦可通然周頌諸詩作於成王之時有序為可據而國語又以時邁思文二詩為周文公之頌則成王即政之後周公制禮作樂庶事大備不應無郊祀天地祈穀上帝與祀武王之詩今姑從舊說二后文武也謂文武所以受天成命者以其成王業而不敢



康寧夙夜憂勤於寬宥靜密之地以為受命之基也昊天之有成命由文武之能成王業耳而文武憂勤於寬宥靜密之地人未必知之惟天地神祇實知之也於歎辭也緝續也熙廣也單盡也肆遂也靖安也成王既歎其王業思有以續而廣之亦在於盡其心遂安其業而後可也以此告於天地則成王於二后憂勤已成之業必知持守之道矣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明堂王者之堂也其制始於黃帝之合宮有虞謂之總章夏謂之世室商謂之重屋周謂之明堂以為聽政之所耳祀文王於此則周公為之也周公制作禮樂以為周之王業始於后稷成於文王思所以報之既於郊祀以后稷配天矣文王獨可遺哉於是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焉此周公以義起之也先儒謂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物成之時也又曰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親親周道備矣又曰月令季秋大饗帝此秦世之書周法必不然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  
雅古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  
 威于時保之

詩人道成王之意謂我之所將奉而享獻者維牛  
 羊而已天其右助我乎其之為言不敢必之辭也  
 恃牛羊而祈天之助固不可必所可必者賴有文  
 王耳我今於文王法度禮樂之典儀以則之式以  
 象之刑以法之使四方日臻於安靖天已嘗降嘏  
 於文王而右助之歆饗之矣我又早夜以思嚴畏  
 天威如此則庶幾可以保天命耳既以文王配故  
 其所告之辭惟文王之是賴已則加畏敬焉既以

推尊文王亦以自勉非周公不能為此詩也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左氏傳謂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載于戈則以此  
 詩為作於武王時也國語稱周文公之頌曰載載  
 于戈則此詩乃周公所作也傳記異同當以經為  
 據書周官篇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  
 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此成  
 周十二年一巡守之制也武王克商天下未寧而  
 崩固未暇及巡守之事左氏傳所載豈見武王有  
 倒載于戈之事遂誤引此詩邪以書為據則為成  
 王巡守明矣其告祭柴望則用有虞氏故事歲二

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五月南巡守如岱禮八月西巡守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如西禮柴謂燔柴祭天以告至也望謂境內山川如其秩次望而祭之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載側于戈載橐羔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邁行也震動也右序有助而相次不絕之意震疊有懼而疊足來歸之意懷來也柔順也戢聚也橐

韜也時夏中國也謂成王以時巡行邦國始曰昊天其子我乎雖有不敢必之意既而曰天實助我有周相次序而不絕矣不然何以薄言震動之而諸侯莫不震疊而歸周也何以告祭柴望而百神莫不懷來柔順也川之大也有如河山之高也有如嶽亦皆受職無災祥之變信我周王得為君之道矣是固足以明昭我有周能用法以次序在位之諸侯而大明黜陟之典無不如意則兵可以無用矣於是聚其干戈韜其弓矢乃求文德之事肆陳於中國信王者能保周之王業也  
執競祀武王也

詩序直言祀武王則宗廟祀武王之樂章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臯自彼成康

奄有四方斤斤紀其明鍾鼓喤喤彭華磬筦管將將七

降福穰穰如降福簡簡威儀反反如既醉既飽福祿

來反

競彊也皇大也武王執自彊之心以成莫彊之烈

豈不顯其成此安民之功故上天所以益大周家

之王業使武王奄覆四方之國而有之斤斤然明

而能斷此其所以為莫彊之烈也武王有是莫彊

之烈故其廟樂之聲音與降福於子孫者亦皆象

之鍾鼓則喤喤然聲之揚也磬筦則將將然音之

集也穰穰則降福之衆也簡簡則降福之大也主

祭者既威儀反復而無怠容則既飲酒而醉飽福

祿亦反復而未艾也

思文后稷配天也

此后稷配天之樂章國語以為周文公之頌必有

所據然國語第能言時邁思文二詩為周公之作

若以孔子之言參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皆出於周公則昊天有成命我

將思文皆一時之事周公既作思文則二詩作於

周公何疑之有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之民莫匪爾極貽夷我

來牟字如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詩人凡言思字在上則當為思慮思字在下則多為語辭思文與思齊同謂思昔之有文德如后稷者能配彼天之大豈可忘哉后稷之德在於天下者以教民稼穡為之本也凡堯舜之相授受所謂允執其中者即五典之所陳謂之常道者是也堯中也人性之所固有故曰爾極所謂常性是也堯舜執是中以上賴后稷教民稼穡使人無艱食不至於救死不贍然後能立於爾極而常道可行也故執中於上者堯舜也使烝民立於中以養其常性者后稷之德也故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然

而必以文之一字以形容其德者蓋古人以文為德之盛如書稱堯曰欽明文思稱舜曰濬哲文明后稷之文得堯舜之一端亦以助堯舜立民於中故也周公於是又推原后稷所以能立民於中者蓋始於遺我民以來牟之種謂天命我以此嘉種以徧養下民民既得其養無此疆爾界之殊則堯舜之常道可以陳於中國矣蓋堯舜之常道即民常性之所有也惟民能立于極以養其性而後常道可行非周公不能知此也然周公論后稷之養民特取於來牟者何哉廣雅曰來小麥也牟大麥也是二物者種於稼穡之後熟於稼穡之先能補

斯民之艱食者莫急於此是以聖人重之曰此出於天命也彼有謂赤烏銜之而至者非也春官鍾師注云肆夏時夏也繁過執競也渠思文也以為九夏之三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諸侯助祭始畢即於廟而遣之亦以維莫之春農事不可緩也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下釐力爾成來咨來茹預如嗟嗟

保介維莫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餘於鳥皇來

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乙許用康年命我衆人序社持

乃錢子鑄博奄觀銜珍艾列

嗟嘆以命之重其事而勞苦之也臣工諸侯之羣臣也保介諸侯之侍御也命臣工以王事命保介以民事命以王事則曰爾之在公當敬其事王既分釐以成法有所不知則來咨謀以茹度之命以民事則曰今已暮春矣何所求哉當知民事不可緩孰為一歲之新田孰為三歲之畬田言當別其田之所宜而使之播種也保介在臣工之下乃介而侍者也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說者謂保介為車右衣甲持兵者此天子之侍御也諸侯之助祭亦必有羣臣侍御故王者尊諸侯不欲直戒其身故戒其羣臣侍御以警切之

然民事不以命臣工而以命保介何也蓋保介既  
衣甲持兵則卒伍之中選為侍御者也古者兵出  
於農新畬之辨固保介之所有事也於是歎美我  
周家后稷能體上帝養民之意以來牟之種教民  
播殖既已大受其明命以昭顯上帝之意於天下  
所以迄成豐年之效爾之歸當命我庶民儲序其  
治田之器奄忽之間即見用刈穫之器矣周雖用  
建子為正至於朝聘祀享猶用夏正祭用仲月則  
春祠在建卯之月祭畢而歸春已向暮矣來牟當  
夏而熟暮春將熟之時故因言暮春而思來牟亦  
以暮春民間舊穀已盡新穀未殖所賴來牟以補

民食之闕故尤為可美也詩人以來牟為大受明  
命之本所以推尊后稷教民之功且以見周家以  
農事開國也錢鈹也鑄鑿也二者治田之器也銓  
鎌也刈穫之器也管子曰一農之事必有一銓一  
鑿一鈹然後成農則知是三器農之不可闕者也  
噫於其喜僖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此  
詩春夏皆歌之也說者謂龍見而雩當在孟夏疑  
月令錯置於仲夏非也左傳稱啓蟄而郊龍見而  
雩謂龍見之後乃可雩耳龍見於孟夏雩於仲夏  
於理可通不必疑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格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峻發  
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噫嘻嘆辭也昭著也假至也歎周之成王業本於農事既足以昭假于天而受天明命矣我今當親率農夫以播種其百穀示不敢忘本也親率農夫似為籍田張本至祈社稷遂行之也爾農夫宜大發其私田終三十里之廣無不服田力穡將見萬人皆耦而耕矣案周禮凡治野田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有餘此言三十里舉成數心之上之告民則先其私故曰駿發爾私下之奉上則先其公

故曰雨我公田周人以諱事神此詩發字與離詩昌字乃不諱文武何也或曰周之所諱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竊謂舜禹盤庚皆名也而書不以為諱是周之前無諱之說也至書稱元孫某則諱之始也然不指其人則亦不諱如穆王名滿後有王孫滿襄王名鄭後有衛侯鄭匡王名班春秋書曹伯班簡王名夷春秋書晉夷吾若此之類豈所謂臨文不諱歟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二王夏商也其後杞宋之君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



三百十  
言不傳卷二十六  
在此無斃亦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振羣飛貌西籬西郊之澤也詩人以振鷺之飛喻  
二王之後有容儀如此故曰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二王之後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在  
彼謂居其國無有怨惡故曰無惡在此謂來助祭  
無有厭倦故曰無斃以容儀之美知其無厭倦也  
終則勉之曰庶幾於夙夜之間持此無惡無斃而  
不變則永保令名於終矣

豐年秋冬報也

說者謂噫嘻祈於春夏豐年報於秋冬是一體之  
詩祈曰上帝而報不言上帝省文耳竊嘗考之祀

典上帝則有祈而無報尊之而不敢瀆也社稷則  
有祈而有報矣豐年之詩或以為秋嘗冬烝則用  
於宗廟或以為季秋大饗則用於明堂或以為秋  
祭四方冬祭八蜡則用於羣祀既無所考證必居  
一於此矣惟序不言上帝未敢必以為省文要之  
為報祭之樂章也

豐年多黍多稌杜亦有高廩力萬億及秭容為酒為

禮烝烝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案職方氏雍冀之地高燥其穀宜黍荆揚之地下  
濕其穀宜稻稌即稻也今豐年風雨節寒暑時故  
利高燥而寒者利下濕而暑者各得其宜所以多

也高廩毛氏以為藏穗而地官廩人說者則以為藏米曰廩案明堂位有米廩則廩兼穗與米皆可藏也毛氏謂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黃帝算法十百為千十千為萬十萬為億十億為兆十兆為京十京為垓十垓為秭皆言其多也使我國家得以為酒為醴烝進與祖妣以百禮則無不備以降福則無不及者皆天地之賜也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成王至是治定功成制禮作樂以為皆祖之德也故於樂之始作歌是詩合乎祖而告之合者裕也夫禮有郊有禘有祫有時天子兼用之諸侯有祫

無禘有時無郊春秋書有事于大廟時祭也大事于大廟者祫祭也其書郊書禘皆書其儕也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周之禘大祖則見於雝故有瞽之合乎祖為祫明矣鄭氏謂禘大於時小於祫王肅馬融謂祫小於禘以頌考之有瞽止言祖而雝言大祖則禘大於祫可知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虞巨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鞀桃磬祝尺圉魚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橫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瞽矇也以瞽為樂官貴其聽之專也有瞽有瞽則非一人周官所謂上瞽中瞽下瞽是也在庭則作

樂也設業者以版飾栒也設虞者所以植也崇牙者業之上齒也樹羽者所以飾也應小鞀也田大鼓也縣鼓者周制始縣之也明堂位曰夏后氏足鼓殷人楹鼓周人縣鼓鞀則搖之磬則擊之祝以起之圉以止之既備其器乃奏其音而編竹之簫橫竹之管亦皆備舉其聲喤喤然而揚審而聽之知其肅而能離故謂之和鳴也蓋肅近於不和肅而能離則和矣宜先祖是聽而降格也我客指二王後也樂作之始而我客適戾至遂得觀我周樂之成蓋詩人以我客觀樂為周之盛也夔樂九成亦以虞賓在位為盛亦此類也鄭氏謂田當作鞀

小鼓在大鼓旁應鞀之屬孔氏謂經傳皆無田鼓而太師職云令奏鼓鞀注云為大鼓先引故知田當作鞀姑存之

潛廉在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說者謂此時魚潔美周禮庖人冬行蠡羽膳膏羶說者謂魚水涸而性定至季冬魚始肥美此季冬薦魚之實也月令季春薦鮪于寢廟說者謂進時美物周禮獻人春薦王鮪說者謂王鮪鮪之大者此春獻鮪之實也季冬眾魚皆可薦以其肥美也季春所獻惟鮪而已以其始來也一詩二用與

春夏祈秋冬報同也

猗於與余漆沮潛有多魚有鱸張有鮪條鯉條鯉偃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猗與歎其盛也漆沮岐周之二水也魚喜潛故取者必求之深毛氏曰潛慘也爾雅釋器因是有慘謂之潛之說謂積柴於水中姑存之鱸鮪之大鱸鱸之長鯁形似偃鯉之形俯舉其類之多皆可用以薦享者亦形容萬物盛多之意也以是備物以享祀則神助我以大福所以報也

雝禘大泰祖也

周以后稷為大祖祭法曰周人禘嘗此曰禘大祖

何也曰禘其祖之所自出則嘗也以其祖配之則后稷也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禘行於宗廟嘗既無廟故舉其配而言之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亮維辟壁公天子穆穆於烏

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

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

右祐烈考亦右文母

其來也雝雝而其止也肅肅而敬此合辟公天子而言之也助祭者則述其顯相之勞主祭者則狀其容儀之美此分辟公天子而言之也歎其所薦之大牲以助天子之祀事此指執事之人言之

也王祭者助祭者執事者皆得於禮成王謂禘祀之成豈能自致此哉於是歸功於皇考武王曰大哉皇考有以安我孝子使我君臣盡道為臣有宣哲之才為君有文武之德上則安及於皇天而天命益固下則昌大於厥後而子孫益蕃中則安我以壽考而助以多福原其餘慶如此非特皇考私於我也蓋以助烈考文王與文母大妣之餘慶使之彌遠而不替耳文武同建王業而武王實有天下故歸功於武王者為特詳然文王以其德而大妣之德配文王故稱文王之德不敢遺大妣武王以其功而武王之功則一身所自致故特稱皇考

焉文武功德俱盛他詩既言文王之德之純此詩則稱為烈考他詩既言武王無競維烈此詩則稱為皇考亦互見耳

載見

賢編下同

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始見于武王廟與率以祀文王同時之事其義一也烈文言成王即政諸侯助祭則助祭樂章也清廟則文王廟之樂章載見則武王廟之樂章何必疑為未即政之時邪

載見

辟壁

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

零

央央

條條

革有鶴羊七休有烈光率見昭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祐戶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

熙于純嘏

雅古

載始也辟王猶言君王以其能行法以治人故謂之辟王也諸侯始見謂成王初即政也始見則欲求其法度而謹守之今也交龍之旂則陽陽而明和鸞之鈴則央央而中節轡首之條革又鶴然而有金飾則法度之見於儀物者為甚休美既足以顯其功而有光矣以如是之儀物率我以見昭考而行其孝享固足以得昭考之助以眉壽而永保其業也然王者不欲專享又思大其多祜以均及於有功有德之辟公必欲安然並受其福使我得續廣其純嘏也蓋福專於己不若均以及人為純

一而無窮耳說者曰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康誥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為昭考也

有客微子來見

賢祖廟也

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

故於其始來見于周之祖廟也作是頌以歌之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

且七

序敦

離

琢

陟

其旅有

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繫

陟立

以繫其馬薄言追之

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微子之命曰作賓于王家故謂之有客也不美其德而稱其所乘之馬所從之旅尊之也亦詩人美

刺之義也稱亦白其馬蓋微子商王之元子商尚  
 白異代猶乘其所尚與常服黼皐之意同也萋且  
 有威儀貌小雅曰萋兮斐兮說者謂文章相錯蓋  
 徒旅之威儀有文章之可觀由微子雕琢而成之  
 謂選擇教飭之有素也一宿曰宿再宿曰信宿宿  
 信信示周家欲留之意也既欲留之故言授之繫  
 以繫其馬使不能去也既去亦薄言追送之使其  
 左右之徒御皆得其安也始焉美之不言微子而  
 言其乘馬與徒旅中焉留之亦不言微子而言其  
 馬與左右皆尊之也卒章言及威福蓋戒之也威  
 福猶言賞罰天道福善禍淫王者體天而行賞罰

使淫人懼焉善人怙焉前日武庚可謂淫矣既有  
 罰以威之今日微子之賢安得不降福孔易也此  
 正得命微子代商後之本意

武奏大武也

凡樂舞之名加以大字皆言其功也故曰其功大  
 者其樂備成王作樂象武王之功謂之大武宜矣  
 於鳥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  
 之勝殷遏於葛劉者如定爾功

於歎辭也皇美也遏止也劉殺也成王歎美武王  
 所以能成莫彊之功者信乎有文德之文王能開  
 其端以成其後之人也文王既以文開先武王繼

以武受之所以能勝商而止其殺也者老也記曰  
 武王九十三而終說者謂在克商六年之後則克  
 商之年武王已八十七矣武王既已耆年而後定  
 克商之功以文王用文德開先武王不忍遽變故  
 緩之書有五年須暇之說謂服喪三年還師二年  
 然則武王所以成功不急於用武矣惟其不急於  
 用武所以能以殺止殺也

閔予小子嗣王朝直於廟也

太平而後頌聲作周頌三十一篇分為三卷上二  
 卷二十篇說者固皆以為成王之詩獨時邁一篇  
 以為武王竊嘗考武王克商天下未寧而終何暇

及巡守之事亦未可謂之太平何有頌聲意其為  
 成周十二年一巡守之詩也至下卷十一篇其閔  
 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四篇序皆言嗣王亦一時  
 之作也而閔予小子之朝於廟訪落之謀於廟說  
 者乃以為未即政之時且既未即政安有朝廟之  
 事廟事之謀況與太平而後頌聲作之說不相應  
 意其皆即政之後與上二卷無異自稱小子皆為  
 謙辭所言嬛嬛在疚亦追道前日事非初免喪而  
 哀未忘也其餘七篇如祈報社稷與繹賓尸告成  
 大武四篇以為成王固無可疑者而桓講武類禡  
 賚大封於廟諸儒又以為作於武王之時且桓有



桓桓武王之語豈武王自譽以為桓桓形於頌詩  
 邪由是言之二詩亦作於成王追道武王之志  
 及大封之事耳且殷正與時邁同時邁則用於告  
 祭柴望般則用於祀四嶽河海固一時之事也左  
 氏傳武王克商作頌之說乃以為楚莊王之言豈  
 荆楚之地簡編雜亂不足為證邪以時邁為武王  
 猶可以致疑於學者以武為武王則學者灼然知  
 其妄舞者宗廟象功之樂武王在位豈自作大武  
 將何所施邪況其詩曰於皇武王以為武王自言  
 可乎又以賚詩為武之三袒詩為武之六詩三百  
 篇定於聖人之手今乃合三篇為一學者自知所

去取矣姑論之以祛舍經信傳者之惑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其在疚於乎呼

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  
 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閔自傷之辭也不造猶言無所成也嬛嬛在疚追  
 念前日遭周家之不造謂遭管蔡之變親如周公  
 且出而避嫌是嬛嬛然孤立如在病中也於是歎  
 美皇考武王永世之道以能盡其繼述之孝也武  
 王所以為善繼善述者以能思念皇祖文王一陟  
 一降皆直而明謂無邪曲而明白也庭猶庭然言  
 直而明也止語辭也維我小子早夜之間敬其所

止而不敢忽者亦在是也蓋武王以念皇祖為孝而  
成王亦以敬皇考為孝於是再歎美武王盡皇  
王之道我當繼其序思其行而不忘也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成王初即政朝於廟而稽謀於眾所謂謀其始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召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五蓋將予  
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且紹庭上下  
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訪謀也落始也成王始之所謀安在哉在率循武  
王而已於是自歎其身初歷艱難未有艾盡之期  
也將予就之謂將成其事也將成之事繼猶判分

渙散而失之況其他未有可成之期者乎蓋以我  
小子未堪任周家多難之事故至此也既閔己之  
未堪又念武王能繼文王直而明之道于上下一  
陟一降於厥家皆不敢違皇考可謂美矣可謂能  
保其身而無過明其身而無蔽矣歎皇考之能所  
以深閔己之不能也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成王既謀於眾故羣臣進戒以對揚之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  
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  
有緝熙于光明佛彌時仔茲肩古示我顯德行下

敬之敬之言敬而又敬也思語辭也士猶事也歎天道之甚明而命不易保也無以天高高在上去人為甚遠凡一陟一降之事常若天日監於此也維予小子設成王荅羣臣之言也不聰猶言無所聞也佛訓弼猶言拂也時訓是猶言此也仔訓克猶言能也肩訓任猶言荷也人臣惟不專於順上之所欲是能負荷君之事也謂予小子雖未聞敬天之道當內求之已外求之人也內求之已謂勉彊學問使日有所成月有所進以緝續熙廣其聞見則亦至乎光明矣外求之人謂賴羣臣之輔拂能負荷我之事示我以顯然易行之德行也羣臣

以敬天而進戒而又設為成王之言以未聞敬天之道欲求之學問求之輔弼可謂善誘其君矣佛與孟子法家拂士同意

小毖

秘下

嗣王求助也

羣臣既以敬天進戒故成王悟而求助毖謹也名以小毖蓋毖之於小猶謀之於始也然則閔予小子以下四篇序皆稱嗣王真一體之詩蓋既朝于廟則謀于廟既謀之則臣乃進戒既戒之則君乃求助其次序如此而謂二篇為未即政可乎予其懲直而毖後患莫予荈普蜂自求辛螫釋肇允彼桃蟲拚芳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懲者懲其既往誌者誌其將來成王懲始信二叔之流言而疑周公幾喪王室故誌其後來之患雖小而不可忽也蜂與桃蟲皆小物也故以為喻莽使也蜂蠆有毒何可使也使之是自求螫毒耳蜂螫人必辛故曰辛螫桃蟲鷦也信桃蟲為小矣而終能為鷦是始小而終大也拚猶翻也始以為小終則翻然而飛故曰拚飛維鳥先儒謂猶言先為鼠後為虎先為蟻後為虻不必謂桃蟲化為鳥此義尤長蓼之味辛予既未堪周家多難之事則子身又將萃于辛矣此所謂誌後患也

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月令天子躬耕帝籍在孟春擇元日命民社在仲春此詩之序言籍田而祈社稷豈籍田與祈社稷皆歌此詩如春夏祈穀同歌噫嘻之類歟或曰王為羣姓立社曰泰社自為立社曰王社意以為仲春命民社乃泰社也王社之禮或行於籍田之時未可知也

載芟載柞伯側其耕澤澤釋千耦五其耘徂隰徂畛侯

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有噴其感其輒思媚其

婦有依其士有略其邦倣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南

斯活驛驛亦其達有厭於其傑厭厭其苗縣縣其

庶表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賜萬億及秭姊為酒為醴

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即蒲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載始也徂往也侯維也傳曰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此除草謂之芟也秋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此除木謂之柞也澤澤始耕土解散之狀也千耦其耘去草木者衆也畛田畔之路之隰畛外之地也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子也旅子弟也疆民之有餘力來助者地官遂人曰以疆予任也自侯王以下言民之樂趨於農役無小無大皆在田間也噲者衆人飲食之聲也婦人行饁為大

者則媚其婦為婦者則依其夫言交相慰勞也略利也俶始也耜既利而始田事也南畝者田以向陽為善也人既勤器既利田既善於是播殖百穀之種皆面氣而生也驛以通達為義驛驛其達言其種之萌芽通達出地也厭以饜足為義有厭其傑言其氣之饜足傑然而秀也視其苗則饜足而不瘠視其庶則絲絲而相續古字多相通庶疑稌字據字書稌稻秀出者今田家言禾穗始出必曰放稌蓋本諸此載穫濟濟則既熟而刈穫濟濟而衆故有實之可積也萬億及秭言其多也始則為酒醴而進祖妣終則百禮無不備以見其有餘用

也說文曰飶食之香有飶言其饌也楚辭曰奠桂  
酒兮椒漿有椒言其酒也饗賓客養耆老皆用酒  
食以食為邦家之光以酒為胡考之寧互言之也  
古文多有此體或曰大亨以養聖賢故為邦家之  
光酌大斗以祈黃耆故致胡考之寧義亦通卒章  
謂非苟且非今日始為此禮舉古以來皆如此也  
儀禮士冠禮曰永受胡福釋者曰胡猶遐也左氏  
傳曰雖及胡耆釋者曰元老之稱也與毛氏胡壽  
之義同說文曰胡牛領垂也又老狼亦垂胡今老  
者或有此狀疑詩人取諸此諺曰眉毫不如耳毫  
耳毫不如項緇胡豈項緇乎

良耜秋報社稷也

凡秋祀皆報也故秋祀社稷所以報豐年之賜也

畎畎楚側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百斯活或來瞻

女載筐及筥其饌伊黍其笠伊糾居黜其鍤博斯趙徒

以薤呼毛茶徒下蓼了下茶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掙

掙珍子積賜之粟粟其崇如墉其比叱如櫛側以開百

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稛純如牡有秣蚪其角以

似以續續古之人

畎畎猶測測耜入地之貌于耜為治田事之始故  
曰俶載南畝播殖百穀之種皆西氣而發生與載  
芟同義或來瞻女謂田畯來視耕也載筐及筥盛

四百十六  
言不傳卷二十一  
二十九  
甘簡  
饁之器也饁具也其饁伊黍謂饁之具用黍也糾  
繚也言農夫田間所用之草笠以繩繚而成也縛  
耘田之器也趙刺也斯趙言以縛刺地也薅拔去  
田草也荼蓼水陸之穢草也穢草朽敗則黍稷茂  
遂人力之所致也穫之捭捭刈而有聲也積之粟  
粟實而堅粟也其崇高如墉其相比如櫛皆言積  
之多也其積既多遂開百室以納之百室既盈則  
農功畢而婦子寧矣蓋農功未畢則婦子皆在田  
間不遑寧處也殺時犉牡謂一色之牡牲也有牀  
其角所謂社稷之牛角尺也然則為王社之報祭  
明矣以嗣以續謂興來歲繼往歲續古之人庶幾

不替其先矣

絲衣釋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商曰彤周曰繹皆謂祭之明日復祭之也復祭之  
義蓋以賓尸此周之舊也其後禮家分天子諸侯  
曰繹以祭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高子不  
必為齊人言小弁之詩者古人名字同者多矣幸  
而附見於經必以傳記所載之人一槩非之豈得  
為通論況周以農事而開國而靈星左角為天田  
則農祥也農祥見而祭之又從而繹之則周蓋以  
為重祀矣高子慮後世不知為靈星之尸故於序  
明言之後之傳授者存於經而莫敢廢豈為虛言

哉漢高帝去周末遠當庶事草創之時獨詔天下立靈星祠疑得周之遺意也

絲衣其紕乎乎載弁休休求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釁代

鼎及鼐茲兕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話不敖胡考之

休

此詩為賓尸而作所言皆述祭之得禮也絲衣祭服也紕潔鮮也弁爵弁也休休恭順也此言衣冠之得禮也堂堂上也基門塾之基也此言升降之得禮也羊小牲也牛大牲也此言犧牲之得禮也鼐大鼎也鼐小鼎也此言器用之得禮也及既祭而飲福徒設兕觥之罰爵亦觥然虛設而不用以

與祭者皆得禮雖飲以旨酒其容柔以和不吳無誼譁者不敖無倨慢者胡考壽考之人也指為尸者而言謂皆尸之休美足以及人者如此以弁為爵弁者蓋士冠禮爵弁服純衣說者謂爵弁赤而微黑如爵之首色純衣絲衣也其餘有冠弁韋弁皮弁皆不以絲為衣然弁士服也或謂繹禮輕使士或謂退尸有漸言絲衣言弁已是不冕服也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成王作大武之舞以象武王之功其成也又為詩以告焉名其樂章曰酌豈無其義哉序詩者發之曰言能酌先祖文王之道以養天下謂武王至者



年方定伐商之功前此皆遵守先志養之以晦所謂酌文王之道以養人者正以未肯輕用兵故也書曰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謂武王率循文王救寧天下之功雖不敢替其用武之義德而能謀從其寬容之德所以並受此至大之基業夫救寧之功寬容之德所謂文王養人之道也序詩者之言與書立政之言合可謂深得武王之用心且以著其名酌之義詎可輕廢哉由成王言之故以文王為先祖

於鑠舒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

之躑躅居王之造才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於歎辭也鑠盛也歎武王之師若是其盛而能遵文王養天下之道與時俱晦也夫文王以紂在上故終身自晦其迹以養天下之人今武王又能遵之故詩人歎美之也純大也熙廣也至武王末年既大而且廣之時也是用大致天下之助為克商之舉龍寵榮也造成功也我成王寵受其躑躅以成王天下之造又用是有以承嗣其業原其所自實賴武王之武功本於至公足以允眾故也使武王用兵出於私意則不足以取信於人成王何所恃以嗣其業也

桓講武類禡馬嫁也桓武志也

講武而類于上帝禡于所征之地皆師祭也此為武王伐商之事明矣然是時有其事而無其詩以頌聲未作故也至成王制禮作樂於是作此詩以歌其事亦以告於武王序詩者謂之武志蓋發明武王講武類禡之時其志已欲保厥士而用四方定厥家而昭于天後果能如其志可謂善得詩人之旨也

綏萬邦力注豐年天命匪解懈桓桓武王保有厥士

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烏昭于天皇以間之

成王謂我今日所以能撫綏萬邦且屢獲豐年足

以見上天之命我有周可謂匪懈矣何以得此哉蓋由桓桓然有威武之武王保有熊羆虎賁之士使三千人惟一心故能用四方諸侯之力以定我周家之王業也於是遂歎美武王既有以昭格于天可謂能盡皇王之道代商而有天下也大雅以武王為皇王蓋有天下之稱也毛氏訓間為代蓋本之書多方曰天降時喪有邦間之說者謂使有國聖人代之然則此詩所陳成王享其效武王有其志非序詩者不能知之信詩序之有功於詩也賚來代下同大封於廟也賚序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左氏傳載成鱄之言曰昔武王克商封其兄弟之

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成  
 轉以兄弟姬姓為言特明其親睦耳既謂之大封  
 則唯善所在親疏一也是以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見於武成將帥之士使為諸侯見於樂記則大封  
 於廟之實也然以頌聲未作故其詩闕焉至成王  
 制作遂歌其事於武王之廟序詩者發明詩人以  
 賚名篇之意謂賚所以錫予善人乃與論語周有  
 大賚善人是富之言合誰謂詩序不可信哉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亦思我徂維求定時  
 周之命於鳥繹思

凡詩人歌是人之事多假是人之言此詩既歌武

王大封於廟故假武王以為辭武王若曰文王既  
 以憂勤基王業我當受之矣可不敷陳是事而尋  
 繹之乎所尋繹者何求善人為諸侯以自衛是也  
 我自今以往維知求善人以定王業耳此是周家  
 受命之事於是又歎曰所當尋繹思止字思字皆  
 語辭也詩人以求善人定王業為有周受命之事  
 正得孔子周有大賚善人是富之意蓋堯曰一篇  
 首陳帝王受命之大旨於堯舜禹則皆取其執中  
 於湯則取其罪已於武王則取其用善人然則賚  
 詩之義序詩者一言盡之矣

般薄巡守手而祀四嶽河海也

以般名篇序詩者苟無其說學者無所考信或以般為樂或以般為遊皆非王者巡守之本意竊謂巡守則跋涉山川故取般為義異乎所謂樂與遊也

於鳥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土山喬嶽允猶翕許河敷天之下哀蒲時之對時周之命

於歎辭也皇美也歎美是周家為巡守之舉也武成言武王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乃因行師而祭耳告于皇天后土不可謂告祭柴望所過名山大川不可謂祀四嶽河海皆非巡守之事況武王既未及巡守是時始伐商亦不應

有頌也然則時邁般二詩為成王明矣詩人歎美成王巡守不憚於陟其高山雖狹而長謂之墮山高而大謂之喬嶽蓋無不歷焉允信也猶道也翕合也信其眾河所經之道合于大河無不至焉可謂跋涉山川矣故謂之般也成王之跋涉果何所事哉因巡守而賴百神之助故於敷天之下凡山川之神有功於民者皆哀集於是而為祀事以對荅其賜四嶽河海特舉其大而言之耳曰時周之命者詩人以為此是周受命之事不可廢也周頌言時周之命者再其一賚也其一般也意謂周之受命明則賴善人之助幽則賴百神之助故申言

之

詩補傳卷第二十六

後學成德校訂

詩補傳卷第二十七

魯頌

逸齋

魯頌之異於商周蓋不可專以功德優劣而論商周為天下之頌魯為一國之頌學者當知東周之文不能如古乃世變使然況魯頌作於史克以史克之才而視周公相去幾何豈可以槩論哉閔宮明言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而韓氏章句乃曰奚斯作魯頌以詩之本文為據則毛氏為正韓氏為妄斷可識矣而班固西都賦序王延壽魯靈光賦序皆云奚斯頌魯揚雄法言亦曰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蓋三子皆不見毛氏詩故也

駟古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魯頌見錄於聖人有二焉於駟之序備見之春秋之君皆罔知恤民凡所舉措多傷財害民之事僖公獨知以儉足用以寬愛民夫儉與寬雖他無所經見然舉牧于坰野一事言之則知其有志於民而儉與寬亦可想而知且務農重穀與牧于坰野若判然二事而實一事也何則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邑民居也郊與野則民田也林與坰則皆為田之外而坰為尤遠也夫馬亦

國之重事問國君之富則以馬為對故衛文公駮牝三千詩人美之今僖公獨遠牧於坰蓋以農事為尤重故不憚於遠牧況牧馬於坰馬既得所而邑之外曰郊曰野民田皆無所妨所謂務農重穀牧于坰野為此故也以農為務則國必多蓄所以足用也遠牧于坰則農無廢業所以愛民也牧馬一事而足用愛民皆在於是此聖人所以存魯頌者一也魯自成王賜以天子禮樂俾之祀周公耳羣公之廟固不當用也故孔子入太廟則每事問以見其微意又嘗以郊禘為非禮而魯之諸公安然用之不知其非也今魯人欲為一頌詩必俟季

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後為之舉此心以往則凡天子之禮樂魯之所不得用者魯人當知之矣此聖人所以存魯頌者二也他國縱有頌詩必無此二者宜聖人所不取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戶有皇有驪力

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居思馬斯臧駟駟牡馬在坰

之野薄言駟者有駟佳有駟符有駟其以車

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悲思無期思馬斯才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

者有駟徒有駟有駟有維以車繹繹亦思無駁思馬

斯作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因有駟有

駟算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說者以駟駟為良馬腹幹肥張此馬之得其所者也遠在坰野而馬得其所則僖公之處此蓋有道矣詩人每章言牡蓋馬以牡為善也每章言薄言駟者謂馬之善不止是也其品固多矣言馬之善而繼之以思則僖公蓋嘗精思而後得此也一章謂有驪白之駟黃白之皇純黑之驪黃駟之黃以此馬而就車則彭彭然而張盛蓋由僖公思慮之廣故思及於馬而能使之皆善也二章謂有蒼白雜之駟黃白雜之駟赤黃之駟青黑之駟以此馬而就車則任任而有力由僖公思慮之長思及於馬而能使之皆才也三章言有青驪隱鄰之駟有

白身黑鬣之駱有赤身黑鬣之駟有黑身白鬣之  
 雜以此馬而就車則繹繹而相屬蓋由僖公思慮  
 之無厭數故思及於馬而能使之作而奮起也四  
 章謂有陰白雜之駟形白雜之駟豪在骭之驪二  
 目白之魚以此馬而就車則祛祛而彊健蓋由僖  
 公思慮之無邪僻故思及於馬而能使之利於攸  
 往也人徒見牧馬於遠地以為務農重穀耳而不  
 知僖公思慮甚精所以處此者誠得其道馬之臧  
 也馬之才也馬之作也馬之徂也皆有以致之而  
 原於一心之思慮以見處事無不曲當其效自如  
 此也衛文公秉心塞實淵深無他嗜好故其富國

之速至於駉牝三千亦塞淵之效也孔子嘗以思  
 無邪一語斷三百篇之義蓋取斷章而言非持此  
 詩之謂也是詩四章皆賦其事而頌之

有駉

備筆下同

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僖公君臣有道雖不可考然由上篇言之則魯之  
 君臣皆可窺其一班也夫以魯僖公之為君而能  
 牧于坰野不使妨農此盡君道之一也季孫行父  
 之為臣一頌詩必請命而不敢妄作此盡臣道之  
 一也各舉其一可以知其君臣矣

有駉有駉彼乘

繩證下同

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

鷺鷥于下鼓咽咽

鳴去

醉言舞于胥樂兮有駉有駉



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  
 醉言歸于胥樂兮有駉有駉彼乘駒呼夙夜在公  
 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  
 樂兮

序言君臣之有道詩止以有駉喻人臣之才以振  
 鷺喻人臣之儀不及其君何也曰為君之道在用  
 人而已在接下而已臣有才如有駉有儀如振鷺  
 亦足為有道之臣君能用人而有駉之臣得以盡  
 力君能接下而振鷺之臣相與燕樂豈不足為君  
 之有道乎駉言其馬之壯也黃也牡也駒也皆言  
 其馬之良也四馬曰乘言馬之在御也馬雖良而

君不御猶臣有才而君不用何所施其力也始言  
 在公明明則明足以善其職中言飲酒卒言載燕  
 既善其職則朝廷無事君臣相與飲酒而燕樂耳  
 鷺于下止其所也鷺于飛得其所也人臣在燕有  
 威儀如此而君又樂之以盛樂專言鼓咽咽舉其  
 樂之盛而言之也君臣燕樂始言舞不知手之舞  
 之足之蹈之也終言歸既醉而出並受其福也三  
 章皆言于胥樂兮胥皆也謂君臣皆得其樂也然  
 上二章醉而舞醉而歸一時之樂耳未若卒章人  
 臣稱願自今以始歲歲有年君子之穀祿足以詒  
 其孫子其樂為無窮不止於一時也魯頌善頌善

禱之辭多類此是詩三章皆比而頌之  
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天子之學曰辟廱謂其水圜之也諸侯之學曰泮  
宮謂其水半之也說文以為諸侯鄉射之宮豈諸  
侯行鄉射於學歟許氏之說亦必有據矣說者謂  
泮宮闕宮魯僖因舊而脩之是以不見於春秋此  
詩有式固爾猶淮夷卒獲有所未獲而欲終之則  
其所獲尚小也今此詩之言甚美而大其君臣之  
辭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

其魯侯戾止

言觀其旂其旂

伐蒲鸞聲噦噦

會呼

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思樂泮水薄

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音昭昭  
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  
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此三章論學校之美也又王作辟廱詩曰於樂辟  
廱魯侯脩泮宮詩曰思樂泮水學雖有小大而人  
情之所樂一也芹水菜也藻水草也芣鳧葵也江  
南謂之蓴三物皆泮水之所有因以興泮宮所養  
之才也與豐水有芑同義言薄采以見人才之多  
薄采而用之猶如此其美也三章皆言魯侯戾止  
蓋既脩之必親往視學此人情所以思而樂也菁  
菁者莪言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亦以美成王能視

言不傳卷一  
良甫  
學故天下喜樂之也魯人之所樂者何始觀其旂  
物葳葳而有容聽其鸞聲噦噦而有節則無小無  
大皆欲從公而往既已樂矣已而見僖公之馬則  
躑躑而驕聞僖公之音則昭昭而明及其親炙僖  
公之顏色笑語則未嘗有所怒惟教誨而已於是  
又以為可樂也卒而僖公在泮飲酒則或於此行  
鄉射之禮以序賓故魯人又樂之祝其既飲此旨  
酒神必錫之難老使之順從此長道以屈羣醜也  
羣醜指淮夷也是時淮夷為患故魯人既樂僖公  
之視學而望其有屈服淮夷之功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

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祐

此章專頌僖公之德為下四章服淮夷張本也雖  
曰頌之亦有規切之意蓋謂非有德不足以服人  
也穆穆美之至也詩人以於穆稱天命稱文王又  
謂天子穆穆今魯人樂僖公而頌之故其辭極於  
美也敬也明也亦德之盛也既樂之故稱其德亦  
極於盛也至於謹其威儀則可以為民之法則信  
能文武則可以感格烈祖無有不孝則可以自求  
多福其規切之言歟謂有此三者人斯服矣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  
臣在泮獻馘獲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

此後四章皆言服淮夷之事魯人為脩泮宮而作此頌詩意欲歸功於學校其言申複不已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曰在泮獻馘曰在泮獻囚曰在泮獻功曰集于泮林竊意當時必有服淮夷之事不然安得有此空言況不一而足乎案春秋僖公十六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左氏傳曰謀鄆且東略也杜預曰鄆為淮夷所病故也然則僖公會諸侯于淮亦已見於春秋矣是時齊霸業漸衰城鄆之役亦因齊而罷故春秋不書服淮夷之事而僖公則奏凱而歸魯人以為有功也聖人存魯頌以申魯人之志蓋謂城

鄆之役不終失在齊而不在魯故也明明魯侯德之明也克能也攸所也僖公能明其德故知以脩學校為先泮宮之役既作已足為淮夷之所服矣況矯矯有武之虎臣以征伐於外既能馘其所格者之左耳以告而善折獄如臯陶者又能辨其所當囚者以告則僖公之服淮夷為可信矣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邊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話不揚不告于訕凶在泮獻功此章言僖公伐淮之師有功也曰濟濟多士則所用三軍皆君子人矣故能廣大其德心不為褊躁而于征則桓桓有威武狄遠也淮夷在魯東南雖

遠在東南之地亦烝烝而進皇皇而大不吳不喧  
 譁也不揚不輕揚也不告于訕謂無以爭訟之事  
 告于治訟之官者所以能有成功獻于泮宮也王  
 制曰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  
 于學以詆馘告竊意魯用天子之禮樂故其學亦  
 用王制故獻馘獻囚獻功必於泮宮也  
 角弓其觶束矢其搜色戎車孔博徒御無斃亦既克  
 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觶弓健貌搜矢勁貌五十矢為束戎車則甚廣大  
 徒御則無厭倦所以能克淮夷甚善而不逆果能  
 益堅守此道則淮夷可以盡獲矣

翩彼飛鴉吁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憬九彼  
 淮夷來獻其琛勅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鴉惡聲之鳥也以喻淮夷鴉聲固惡而集于泮水  
 之木食我桑黹亦能改其鳴而歸我以好音宜淮  
 夷雖陋服我泮宮之化憬然而悟皆來獻我以琛  
 寶其寶維何元龜又有二寸之龜也象齒象所遺  
 之齒也又納我以大賂其賂維何南方之金也魯  
 人以淮夷之服必欲歸功於泮宮不為無說蓋魯  
 禮義之國也僖公能以學校為先既脩之又視之  
 既匪怒以教之又飲酒以序之故其所成之材如  
 芹藻鳧葵之美而出征之士皆濟濟桓桓為君子

之人及其受馘論囚又必於是而告成功焉則淮  
 夷之所以服者非以其兵力也以其國有禮義故  
 也昔項羽嘗為魯公及垓下之敗魯獨堅為羽守  
 漢欲引兵屠之以其守節禮義之國故不忍加兵  
 以此知禮義之在人心者不可泯固天下之所畏  
 服也是詩八章其七章賦其事而頌之卒章比也

閔

筆位

下同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閔宮魯廟也僖公因其舊而脩之故不書於春秋  
 序詩者乃取詩中復周公之宇以為作頌之因故  
 說者謂魯人之所願欲實則未能也夫常許皆魯  
 比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許即許田也魯桓公元

年鄭人以璧假許田魯遂許之莊公三丁有一年  
 築臺于薛是時尚為魯地然則魯之侵疆未能復  
 者蓋有之矣是詩所頌禱之事不一而足而其大  
 者則復周公之舊宇也詩人既以是為大故序詩  
 亦舉其大以發之欲魯之子孫不忘此也然則是  
 詩雖為頌而勸戒之意則與終南同也昔平王雖  
 以周地賜秦襄公而襄公實未能取之至其子文  
 公始伐戎而收其餘民終南之詩已美其能取周  
 地卒章且有壽考不忘之語與魯人頌僖公眉壽  
 保魯無以異終南則風有頌體閔宮則頌有風義  
 正以勸戒之意同故也

閔宮有恤况實實枚枚赫赫姜源元其德不回上帝

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

重直穆六植力穉微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

黍有稻有秬巨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閔深祕也恤清淨也實實固也枚枚辨也言魯廟

而先姜嫄推本周家所由興也有姜嫄斯有后稷

有后稷斯有周家有周家斯有魯國上美姜嫄德

不回邪天用是馮依以生后稷謂履帝武敏歆也

其生也無災害謂不圻不副也雖過滿十月而生

不遲謂先生如達也其降之福則教民稼穡別其

嘉種如黍也稷也先種之植也後種之穉也菽也

麥也稻也秬也皆百之類下國猶下土也分而

言之以協音韻史克文勝之辭也以是為后稷之

福蓋謂因是功而封之邠也以稷為纘禹之緒業

蓋謂禹平水土之後稷以教稼穡繼之皆民所賴

以生也語曰禹稷躬稼謂相因以成也

后稷之孫實維大泰下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子商至

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届戒于牧之野無貳無

虞上帝臨女敦都商之旅克咸厥功

上章言周之有國始於邠此章言周之王業始於

岐也翦商者武王也而曰實維大王何也蓋得乎

丘民可為天子大王自邠遷岐有仁人之稱從之

者如歸市則周之得民自岐始也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故文王之受命實纘大王之緒謂繼大王之得民所以致天命之至也届至也天命既至故牧野之師上下無復疑貳無復虞度以為上帝實臨之敦治也謂政治商紂如林之旅能咸成其功也十亂同心同德三千人惟一心所謂咸者如此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此章言成王封魯之始也蓋成王封叔父周公於魯復留為三公故以元子伯禽往蒞其國大啓爾宇謂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

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魯魯為公既方百里矣又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所謂大啓爾宇也魯在周東故曰為周室輔  
 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駢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

此章言僖公祀于廟之禮也僖公為周公之遠孫莊公之子也用交龍之旂四馬六轡耳耳然順而附於車輿言其盛也春秋之祀皆然既無解怠故無差忒也皇皇大之至也后帝謂天也言魯亦用郊禘之禮夫郊者以祖配天禘者禘其祖之所自



出而以祖配之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命魯公孟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此魯郊之證也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矣此魯禘之證也僖公亦用此禮故皇皇后帝繼之以皇祖后稷也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蓋聖人以魯之郊禘為非禮史克不知其說則以為美也駢犧周所尚之牲也謂天必饗之宜得多福也

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駢剛犧尊將將羊毛魚蒲包哉側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此章言僖公之受福由祭之得禮周公皇祖則指

周公與魯公也魯人既以后稷為皇祖矣又言周公皇祖閔宮一廟皇祖並稱在魯無所嫌蓋魯用天子之禮樂魯廟即周制也魯人謂周公皇祖所以福僖公者以其奉祀盡其禮敬也將嘗於秋而養牲於夏福設於角衡設於鼻敬之至也公羊傳曰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駢剛羣公不毛何休曰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魯公諸侯不嫌也故從周制犧尊將將言其尊之美也太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為尊蓋象犧牛之形也周官封人祭祀有毛炮之豚說者謂爛其

毛而炮之也哉謂切肉羹謂肉汁不和之大羹與肉味有菜之鉶羹也大羹謂大古之羹鉶羹謂盛之鉶器大房半體之俎也明堂位曰周以房俎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堂房周語曰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殺烝全烝謂全體房烝謂半體殺烝謂體解節折也萬舞干羽之舞也洋洋衆多也自牲至舞皆言禮之備也

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孝孫指僖公也上章既言僖公之祀盡其禮敬此

章遂假尸祝之言以報僖公也謂孝孫之慶維何俾爾之國熾盛而昌大俾爾之身壽考而臧善保茲東方之土使魯國常若今日不虧不崩謂無毀壞也不震不騰謂無驚動也三壽謂大國三卿亦皆壽考與君為朋君臣之福皆如岡陵之高固也或曰三壽謂上中下也上壽百二十中壽百歲下壽八十魯人頌僖公與三壽之人為朋也亦通公車千乘繩登徒朱英綠滕徒登二矛重直龍弓公徒三萬貝直胄又廉朱綬息烝升徒增增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

此章言僖公為國之盛也大國之賦千乘司馬法

四百廿六  
言不傳卷二十七  
高元  
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七萬五千人下言公徒三萬與此數不合者蓋千乘苟盡用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也大國三軍次國二軍而已朱英以朱飾矛也綠滕以綠約弓也二矛重弓以備折壞也故凡置矛與弓皆有副也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貝胄以貝飾兜鍪也朱綬以赤綫連綴甲也烝徒謂進行之徒增增而益多也膺者服膺而不敢忘也懲者懲艾而不敢忽也承者莫敢當我也言魯不忘戎狄之患故懲艾荆舒而不敢忽所以夷狄莫敢當魯也案僖公四年公會

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盟于召陵是時齊桓霸業方大故僖公與齊桓舉義兵伐荆楚羣舒乃楚之與國故曰荆舒是懲孟子曰周公方且膺之何也言魯雖周公之國亦不敢忘戎狄之患耳大抵子孫所爲之善否人以爲祖宗之盛衰魯之郊禘亦非周公之自爲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孔子以魯子孫之郊禘爲周公之衰則孟子以魯子孫之膺戎狄爲周公之盛何疑之有

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五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上章既言魯國之盛此章遂言國人稱願僖公長  
 享其國也昌而熾昌而大則言魯國也壽而富者  
 而艾則言僖公也髮白而復黃背有鮐魚之文皆  
 有壽者之證也魯人既願僖公之壽故欲舉有壽  
 者之證皆試驗之也故曰壽胥與試萬有千歲享  
 眉壽而無災害所謂善頌善禱之辭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  
 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巖巖高也詹與瞻同泰山在齊魯之界二國皆以  
 為望也龜蒙二山則在魯之境内故曰奄有紫春  
 秋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謂龜山之北田

也論語曰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謂蒙山  
 也荒奄也大東極東也既有龜蒙遂極東之海邦  
 皆淮夷之國莫不率從魯之命豈非魯侯之功哉  
 或曰願其有功如此

保有鳧繹亦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武伯及彼  
 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鳧繹二山皆徐國之地繹與嶧同禹貢徐州有嶧  
 陽孤桐遂荒徐宅謂遂奄有徐戎之所居宅也魯  
 之初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及是言海邦蠻貊及彼  
 南夷皆率從其命莫敢不應而順之如二章所陳  
 可謂盛矣辭或過夸亦以史克文勝故也

四百四  
天錫公純嘏古雅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社黃髮兒齒

此章首尾皆頌禱僖公福壽之辭則中間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亦為頌禱之言無可疑者純一也受福曰嘏始言天以純一之福錫公使之眉壽保有魯國也終言魯侯所以燕安於其國而有喜樂者以有令妻之助謂聲姜也有壽母之賢謂成風也上則宜於大夫下則宜於庶士衆而邦國之人皆知有其君上若僖公者可謂既多受祉矣所不可知者壽耳今公則黃髮兒齒前章所欲試驗之

者今驗之果有壽證矣說者曰兒齒齒落更生細者也豈非壽證歟

祖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短是度待是尋是尺松楠角有鳥昔路寢孔碩新廟奕奕亦奚斯所作孔曼萬且碩萬民是若

此章言脩闕宮之事也祖來新甫二山名松柏二山之所宜木也故斬斷之量度之使長短合於尋尺用以為榱桷施之棟宇狀如鳥然謂材良工巧故壯而且安也魯之路寢固已碩大矣未若新其所脩之廟奕奕然為尤大也所脩之廟乃公子奚斯所作謂公子魚也作謂主其教令而監護之屬

其工役課其章程詩人美奚斯之善其職故言其  
 規制甚曼長而碩大能順萬民之望也以此見僖  
 公之脩泮宮脩閼宮皆民之所願欲故二詩之頌  
 禱其辭甚美也是詩本八章斷以文義當分為十  
 二章句之多寡不必拘其體則賦也

詩補傳卷第二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補傳卷第二十八

商頌

逸齋

周用六代之樂故周大師有商頌而太史公謂宋  
 襄公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  
 道契湯高宗之所以興作商頌其說本之韓氏今  
 所存五篇皆言湯孫及武丁孫子無一辭及宋則  
 知太史公信韓氏之為妄矣魯頌為僖公而作所  
 言皆美僖公獨閼宮略推美姜嫄后稷與太王文  
 武遂及周公魯公豈有為襄公作頌而不及宋可  
 乎說者謂其辭古奧不類周世之文而國語閼馬  
 父之言亦與今序合誠至論也或者乃謂周成王

三五五  
始封熊繹於荆至周惠王時魯僖公之元年始有  
楚號遂疑商時未有荆楚乃欲假此以實韓氏宋  
襄公之說殊不知荆自帝嚳九州已有荆州之名  
至禹貢分別山川則荆及衡陽為荆州乃在南即  
荆楚也荆岐既旅至于荆山乃在西蓋雍州之荆  
非荆州之荆也詩人以有二荆故以荆楚別荆岐  
耳既自古有荆孰謂周封熊繹始有荆哉然則以  
荆為荆楚自商頌始孰謂周惠王時始有楚哉商  
頌聖人存之為一經之終與書秦誓同信傳而不  
信經非所敢聞也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

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  
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啓代武庚為商後十傳至  
戴公當宣王時其大夫正考甫乃孔子七世祖得  
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歸以祀其先王孔子時  
又亡其七篇以那為首幸那詩不亡後世猶得見  
祀成湯之詩也

猗於與余下那與寘我鞀桃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  
湯孫奏假格綏我思成執淵管聲既和且  
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鞀亦萬舞  
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  
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四百十八  
竊讀商頌知古人之簡朴見之文辭者未易以章  
句文義求也如那之詩方歎其樂之盛多而止及  
於鞀鼓遂言感格中間方論鞀鼓管磬之音遽歎  
湯孫之美於後復論鼓舞嘉賓而以烝嘗終焉學  
者要當如讀盤誥不必以文義相屬識其大旨可  
也那之大旨在祭祀作樂能感格神人耳猗歎辭  
那多也首歎商之樂何其盛多邪然置我之鞀與  
鼓奏鼓之聲簡簡然大而不繁已足以衍樂我烈  
祖成湯則樂何以盛多為哉湯孫謂王祀之時王  
可以奏感格之效謂祖考所以安我者使我遂其  
孝思而成其祀事此與夔之論樂以戛擊鳴球搏

拊琴瑟為祖考來格之意同謂聲音之感格不以  
盛多為貴也次言鼓聲淵淵而深管聲嘒嘒而細  
與堂上之玉磬相依而皆和平足以顯湯孫之美  
名此與舜之命夔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之意同謂  
非其人不能致樂之和也次言大鍾大鼓斲然而  
盛干羽之舞奕然而大而先代之後來助祭者亦  
豈不悅懌此與夔之論樂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之  
意同也謂樂之感格先祖考而次及在位之人也  
卒言祀事非今日創之為也自古先民莫不溫恭  
於朝夕而執事則恪敬也謂平居則朝夕溫然可  
即而不忘於恭故於執祀事之時則愈恪而敬也



祖考其尚顧予之烝嘗哉乃湯孫之所將奉庶幾其必饗也閔馬父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曰在昔曰先民蓋謂以敬奉祀德之美也猶謙曰非我能然乃效先民之所為耳猶堯舜禹臯陶君臣盡道不敢謂己之能而曰稽古也然則朝夕則溫恭執事則有恪乃從古聖賢之常行湯孫能師古者也或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所以首言奏鼓亦通是詩與周頌同

烈祖祀中宗也

中宗太戊湯之四世孫有桑穀之異懼而脩德商

道復興先儒謂烈祖中宗也如丙以甲為祖戊以丙為祖也此篇大旨在奉祀之得禮比上篇差有次序其簡朴亦似之湯與中宗同稱烈祖不為異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

戶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醲假格下無言時

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耆無疆約軼錯衡八鸞鶴七

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

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嗟嗟有歎息勞苦之意言烈祖而云嗟嗟以簡朴故也若周頌則言於穆於皇乃近於文矣謂中宗

為烈祖以有復興之功也祐福也秩秩有序也申重也惟其有序所以重錫後人也爾指主祀之君也言今及於爾之所其後未艾也清酤和羹皆祭祀之物凡祭酒在先羹在後所謂差有次第也始用清酤已謂祖考所以賚我者使我遂其孝思而成其祀事猶上篇言奏鼓即言綏我思成也儀禮祭祀燕享每言羹定而後行禮蓋戒則夙戒其事平則腥熟得節矣此之謂羹定亦曰和也羹既和則執事者駸至寂然無人聲故曰無言謂其講習既熟臨時靡有交侵其職事所以靡有爭也祖考於是安我眉壽使我享黃耇之年無疆也約軼謂

轂之飾纏約以皮而朱漆之也錯衡謂錯置文采於車之衡也鸞在鑣四馬則八鸞鷩鷩金飾之盛也此言助祭之諸侯也其奉祀之物主祀之君執事之人助祭之諸侯皆得禮如此固足以格祖考而來享矣況我主祀之君方受天命溥而且將謂甚大也天方降之以康年使黍稷穰穰之多則祖考來格來饗降我以無疆之福必矣祖考尚顧我之烝嘗哉乃湯孫之奉祀也上言以假以享謂有以致之也下言來假來享謂可以必致也先言主祀次及執事次及助祭亦有次第至以天命自許而以豐年自喜恃其君為湯之子孫謂祖考之必

顧亦簡朴之辭也是詩與周頌同

玄鳥祀高宗也

高宗武丁中宗之五世孫有飛雉之異懼而脩德  
商道復興是詩止言商之所以興下及於孫子辭  
簡而旨多信其為商之文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  
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  
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韜尺志  
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  
假祁祁景負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河可  
是詩明言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且為告神明之詩

理無虛誕諸儒以其近怪多疑其非嘗於生民之  
篇論之詳矣後世以春分玄鳥至祈于郊禘正以  
簡狄有馩卵之異故歆慕之若當時止用玄鳥至  
之日祀郊禘安得謂帝立子生商而契何以謂之  
玄王也且高辛氏之世庶事朴略安有時節祀享  
如後世之詳苟無馩卵之異亦何必用玄鳥至之  
日祀郊禘邪竊意簡狄之祈子亦若姜嫄之克禋  
克祀以弗無子耳諸儒於姜嫄簡狄之事皆曰玄  
鳥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郊禘是不知後世取玄鳥  
之祥為故事而謂高辛氏亦然未之敢信也契之  
生也若是其神異故詩人以為天降也宅居也自

契至于湯八遷始居亳是未居亳之前芒芒無定也古猶昔也帝上帝也自昔上帝命有武德之成湯正治其封域于四方之諸侯隨其方而命之君覆有九州而為之王也然則商之先后其受天命可謂不危殆矣是以至于武丁之孫子猶能以武王於天下所向無敵故曰靡不勝申言武丁孫子蓋指主祭之君甚言其有武也龍旂指諸侯大國之助祭者十乘言大國之多也糝黍稷粢盛也謂之大糝言大祭有大國之君奉承之詩人侈其事也邦畿千里指商之都也畿門內也謂城門內之地東西南北共方一千里其中徑三十一里有餘

也畿內不特維民之所止肇始也彼封域極于四海之廣皆視京師為始所以四海來至者祁祁之眾也景山商都之望也春秋傳曰商有景亳之命殷武言陟彼景山衛風言景山與京蓋衛乃商之舊都也負謂周也商都帶河盤庚所謂惟涉河以民遷是也詩人言四海之諸侯來至於京師如河水之周景山亦因山河以起興也今亳有景山故曰景亳詩人申言商之受命咸得其宜百祿之多皆能負荷蓋侈其事也以山河比天子諸侯又謂其君能負荷亦簡朴之意是詩與周頌同

長發大禘也

禘之名義取其禘其祖之所自出也又為四時之祭名祖之所自出為大則四時之祭為小也商以契為太祖之所自出乃高辛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圓既長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

濬哲維商稱商之先祖多濬哲之德也濬深也哲智也有是德故發見於禎祥者亦為甚長也方洪水之未平也芒芒然無有疆域禹敷治下土而四方之外諸大國始有疆域由京師言之故以四方為外也幅邊也猶布帛之有幅也隕周也謂諸大國周於天下各有邊幅亦既長遠矣是時契之母

有娥氏方大謂有子契乃天之所立以生商之王業也

玄王桓撥木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息土烈烈海外有截才結

以契為玄王以志玄鳥之祥猶后稷之名以棄也古人質朴故有此稱謂桓撥謂有武斷可以撥亂也惟其有桓撥之才是以受小國大國無所不通達雖無所不通達而能率循所行不越於禮也遂以是而視民民無不發而應之此其所以能敷教也歟相土契之孫也烈烈威武之盛也至此海外之國又截然聽其命矣相土之事雖史失其傳詩

人之言聖人錄之可以為據矣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子昭假古雅

遲遲上帝是祗時諸帝命式于九圍

天之眷命固未嘗違於商而由湯之前未有其德

可以配天者至于湯則德與命會故曰至于湯齊

湯之德何如哉以降已則不遲謂其遜志于學而

能務時敏也聖敬日躋謂其德日進而脩罔覺也

湯之德乃與傳說之告高宗者若相似然豈說亦

有見於此歟德既如是故昭假于天遲久而不息

惟上帝之是敬帝所以命之以天下使以身之德

為九圍之法也九圍九州也圍言其疆域也九有

言有九州也猶言皆為己有也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張衛旒何河可天之休不競不

綈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適子受小共恭下大

共為下國駿龐莫邦何天之龍寵敷奏其勇不震不動

不難奴版不疎勇小百祿是總孔子

既言下國則小球大球為諸侯所贄之瑞小共大

共為諸侯所共之貢何疑之有旒謂綴於冕者龐

謂犬之駿者古詩字多通用商人語質故取微賤

之物以喻下國亦以尊王者故也說者以綴旒為

旗之垂者則以為旒也既取附上為義不若謂如

玉旒之垂前后皆綴於冕不必以旒為旒也齊詩

以駿厖為駿駝則以為馬也既取享上為義不若  
 謂如駿犬之獵得獸則歸其主不必以厖為駝也  
 詩人頌成湯受小大國之贄有如五冕之垂旒是  
 荷天之休福也受小大國之貢有如獵師之得獸  
 是荷天之榮寵也湯既荷天之福又能保其福不  
 競則無好勝之心不綈則無欲速之心不剛不柔  
 則無寬猛之偏所以布政優優而和而天之所與  
 之百祿亦聚而不散也湯既荷天之寵又能保其  
 寵敷陳其大勇不可震動以有守也不可恐懼以  
 有養也毅然以天下自任而天所與之百祿亦持  
 守而不失也

武王載旆

其滿有虔秉鉞

越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

有三蘂

葛五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謂湯以武王天下載旆秉鉞以行天討旆言載載  
 始也若所謂自葛載是也鉞言虔虔敬也若所謂  
 恭行天罰是也如火烈烈言威武之盛如猛火也  
 曷誰何也謂莫敢誰何也漢書作過義亦通苞本  
 也謂夏桀也三蘂旁生萌蘂也謂韋顧昆吾也湯  
 有威武故桀與其黨昆吾韋顧三蘂皆不能遂其  
 惡也九有之諸侯既截然歸湯於是先伐韋次伐  
 顧次伐昆吾與夏桀也檀弓言子卯不樂說者謂  
 桀以乙卯亡左氏傳魯昭公十八年二月乙卯周

毛得殺毛伯過萇弘曰是昆吾稔之日也以此知湯同日殺昆吾與夏桀也鄭語曰祝融之後八姓已姓昆吾顧溫彭姓豕韋然則昆吾韋顧與桀同惡者也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 佐右 又商王

此時據商祖之所自出而言則湯以前為商之中葉也葉言其世也震動也業危也湯未興之前國弱故震動而危懼也允信也至湯信為天所子故降生伊尹以為卿士阿倚也衡平也伊尹湯所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實佐佑成湯以商而王天下

也此詩為禘而作伊尹以功臣而與祭故卒章乃之盤庚之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然則功臣與祭其來舊矣是詩七章或賦或比而頌之

殷武祀高宗也

玄鳥既祀高宗矣而此詩又祀高宗何也意商頌作於高宗之子若孫故祀高宗為不一玄鳥則美高宗之中興以有祖德故也此詩則直述高宗中興之盛也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規面入其阻 莊哀 蒞蒞 蒞蒞 蒞蒞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撻雖訓疾亦有鞭笞天下所向無敵之意以殷武  
 為言謂商王之有武者莫若高宗也武丁孫子猶  
 曰武王靡不勝況武丁乎宜其奮然伐荆楚之國  
 深入其巢穴乃哀取荆旅之所截然盡平其地語  
 高宗之功誠無愧於為湯之孫也蓋湯既以武而  
 王而高宗亦能之故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  
 之然則高宗之伐荆楚可謂不苟用兵矣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都氏啼莫敢不  
 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此章美高宗既平荆楚因思湯之盛也謂女荆楚  
 亦近居國之南鄉耳昔者我祖成湯雖氏莫遠在

西域猶莫敢不來享謂貢獻也莫敢不來王謂世  
 見也此乃商之常禮荆楚何敢不至哉

天命多辟壁下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  
直稼穡匪解懈

此章美高宗荆楚既平諸侯畏服之多也來辟猶  
 來王也謂天之所命列辟之諸侯可謂多矣凡禹  
 所治之地無非諸侯之國都也今皆以歲事來王  
 於商勿謂我有禍患適罰及於女也女能以民事  
 為重治其田野之稼穡則可以免咎也其後周成  
 王諸侯來助祭遣之之辭曰如何新畬孟子言天  
 子之巡守亦以土地闢田野治與土地荒蕪為賞

罰之首皆此意也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違命于下國  
封建厥福

此章美高宗能體天人之心以賞罰諸侯監臨也  
嚴畏也謂天命之臨固已可畏矣而民有尤可畏  
者以天之視聽在於民故也高宗能畏敬天人賞  
必當功不敢僭也罰必當罪不敢濫也怠解也違  
暇也高宗用此賞罰兢兢然不敢解緩所以能命  
下國之諸侯而大建我商家之福也古之明王爵  
命諸侯賞善罰惡亦此意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

以保我後生

此章美高宗能正都邑為天下之本福及子孫也  
商邑商之都也高宗能治都邑使風俗翼翼然禮  
遜恭敬故四方皆取中焉謂天下視都邑為風俗  
也其聲聞則赫赫而盛其威靈則濯濯而大故身  
享壽考康寧之福使後嗣得以保其基業高宗享  
國五十九年而其後歷世尚遠詩人之言亦驗矣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短是遷方斲陟是虔松栢  
角有挺連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此章美高宗內外無事脩宮室而享其逸樂也景  
山商都之山其地宜松柏丸丸圓而直也自伐斷

與遷徙及方正而斷削之不敢不虔敬其事也松  
 良材也故以為榱桷則樅而長以為衆楹則閑而  
 整王寢既成居之甚安以見終於逸樂也周宣王  
 中興先南征北伐然後考室詩人亦以乃安斯寢  
 美之然宣王之詩列於變小雅而高宗之詩乃列  
 之於頌豈以宣王中興有不克終之愧故不得為  
 正雅而高宗中興之功有始有卒故與周頌並隆  
 聖人刪詩寓褒貶於雅頌且以是為一經之終其  
 旨深矣是詩六章皆賦而頌之也

詩補傳卷第二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補傳卷第二十九

附說

逸齋

釋十五國二雅三頌名

周召

周本作鄘黃帝次子昌意之後姬姓之國在岐山之  
 陽姬水環流故曰周其國已亡於夏商之間后稷始  
 封於邠至公劉遷豳大王遷岐實鄘之故地省文曰  
 周召或作邵顏師古注漢書凡引召南皆作邵南豈  
 古字多通或省文為召邪黃帝之後本封於鄘其國  
 既亡故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召即  
 薊也後改為燕故太史遷謂武王封召公奭於北燕

然則薊之為燕猶唐之為晉荆之為楚耳或曰黃帝之後封於薊者已絕成王更封召公奭於薊為燕猶封微子於宋以繼商後也皇甫謐以召公為文王之庶子信如其說則周公召公蓋兄弟也成王封周公於魯既以元子伯禽代之而留周公為師則封召公於燕亦必以元子代而留召公為保矣史記太史公留滯周南摯虞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也蓋二公分陝而治周公居東既為洛陽則召公居西即今扶風雍縣有召亭是其地也周公食采於周召公食采於召故曰周公召公雍與洛皆周之中土而其化實行於南國故曰周南召南然則孔氏以岐陽為周南呂

氏春秋以為禹省南土塗山之女作候人之歌其始南音周公召公取法焉皆非其實矣

邶鄘衛

邶本又作鄘晉書作胙如石勒初名胙及胡部大張胙督是也鄘本庸姓之國漢有庸光及膠東庸生是其後也衛本姬姓之國武王伐紂以其地封武庚成王時管蔡挾武庚以叛遂以餘民封康叔於衛意邶鄘亦同時與衛分守商之遺民其後皆為衛所有邶古作鄘邶即省文也鄘古或作庸庸即省文也邶鄘衛皆以水得名邶水在泰山之阜瀟水出宜蘇山衛水在靈壽禹貢恒衛既從鄭氏詩譜云北曰邶南曰

鄘東曰衛今以地理考之多不合未知孰是

王

說者曰風土之詩曰風朝廷之詩曰雅宗廟之詩曰頌十四國皆有風土之詩豈王者所都之地獨無風土之詩乎故曰王國風或以王風為東周之詩二義與舊說不同姑存之

鄭

周宣王封母弟鄭桓公友於宗周咸林之地今永興軍鄭縣是也及幽王敗於犬戎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卒取虢鄆鄆蔽補丹依疇歷華十邑今河南新鄭是也又為開封之故地此鄭

與新鄭之別也

齊

武王克商封太公呂望於營丘太皞之後爽鳩氏之墟因其地有天齊山遂以為國名至成王時周公廣其地東至于海西至于南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為五百里之國今泰山之陰淄濰之野在封域之內

魏

魏為晉所滅今陝州平陸有魏城是其故地後以封畢萬左氏以為魏大名也蓋取象魏之義然象魏古或讀為巍莊子所謂魏然而已即巍之省文也方言

自關以西秦晉之間八細而有容者謂之魏則是魏者取其細也然則讀爲巍則訓大讀爲魏則訓細後人相承以魏爲大固未嘗考此也

唐

唐本作鄜帝嚳封堯爲鄜侯在并州平陽至周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故謂之晉陽至子熒遂改爲晉今晉州是也左氏傳曰成王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封於夏墟啓以夏政疆以戎索夏墟今晉陽是也在禹貢太行常山之西太原大岳之野

秦

秦伯翳之後周孝王封其裔孫非子於秦邑即隴西秦谷是也今隴州汧原乃秦之故城至五世孫襄公救犬戎之難平王錫以岐豐之地西周之故都也

陳

周武王封舜之後媯滿於伏羲太昊之墟是爲陳胡公其封域在豫州之東今之陳州是也

檜

周武王封祝融之後妘姓於郟爲子居溱洧之間即溱水以名其國字書溱洧之溱多書作溱今滎陽有古郟城或疑郟與郟字相近故誤作郟今又轉而爲檜案左氏傳云鄭祝融之墟也鄭滅檜而處之鄭語

三百五十一  
言和傳卷二十九  
云幽王之世桓公謀滅虢檜鄆仲恃險則鄆與檜古  
蓋通用矣

曹

曹本顓頊孫陸終之故國因漕水而得名其後周武  
王封叔振鐸於曹爲伯在魯衛之間濟陰定陶是其  
地其封域在雷夏荷澤之野今廣濟軍是也傳國二  
十三世至於伯陽爲宋景公所滅

幽

后稷始封於邠今鳳翔武功邠城是也邠亦作釐又  
作蓂公劉遷於幽今邠州栒邑幽亭是也幽亦作邠  
太史遷以公劉爲后稷之曾孫班固人物表亦然且

夏太康爲啓之子則謂公劉爲太康時遷於幽於理  
可信而漢婁敬乃曰周之先自后稷封之邠積德累  
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幽則是公劉與桀並世其年  
之相去爲甚遠遷固作史考據必精婁敬一時之言  
豈足惑哉

小大雅

小雅或作宵雅學記曰宵雅肄三宵小古字通用故  
小人亦曰宵人大雅或作大牙亦古字通用書有君  
牙禮記作君雅

三頌 三毫辯附

周頌皆作於成王之時多出周文公之手題曰周頌

以別魯商耳不然詩三百篇除商頌外皆周詩也何獨頌哉成王封周公元子伯禽於少昊之墟本名魯故曰魯公曲阜者魯之隴阜委曲長七八里遂以為邑號即今之仙源縣隸兗州其封域在徐州之北大羽之野國中有大庭庫豈大庭氏亦居此乎魯之有頌猶費誓也或者微見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邪契始封商於之地今商州商洛縣是也地有商山因是得名自契至湯八遷湯居亳而為亳者三北亳即今之拱州考城是也古謂之蒙莊周蒙人也漢謂之薄蓋漢書多借同音字通用故以亳為薄也南亳即今之南京之穀熟是也南京古商丘豈湯以商丘之名

同於始封故遷之歟西亳即今之西京偃師是也說者以為湯居西亳至盤庚自河北徙於北亳而孔氏詩正義取皇甫謐之說乃謂殷有三亳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穀熟為南亳即湯都也蒙為北亳即景亳是湯所受命地偃師為西亳即盤庚所徙者也今以經傳考之書曰湯始居亳從先王居湯實帝嚳之後帝嚳之都在今偃師則湯始居西亳從先王之舊也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故國在今拱州之寧陵考城乃其隣邑則湯次居北亳故使亳眾為之耕也左氏傳曰湯有景亳之命今景山在拱州楚丘舊屬南京則湯最後居南亳受命而有天下也然則



三亳皆爲湯所居謚論南北二亳是矣謂西亳爲盤  
庚所徙誠考之未精也且殷以澠水得名澠隱同音  
古澠水縣乃今陳州之商水縣是也亦近南京書言  
盤庚將治亳殷又言盤庚遷于殷則盤庚所遷亦南  
亳或北亳耳況書言作惟涉河以民遷說者謂南渡  
河則非偃師明矣立政曰三亳阪尹說者謂湯舊都  
之民來歸文王分爲三邑以處之其長居險故曰阪  
尹蓋東成臯南轅轅西降谷也非謂三處皆有亳名  
也古之帝王惟商不常厥邑自契至湯旣八遷三亳  
之外他不可考仲丁遷于囂今河南教倉也河亶甲  
居相今相州也祖乙居耿今河東皮氏也盤庚五遷

乃治亳殷餘亦無可考據然則詩所謂自彼殷商咨  
汝殷商則兼商山澠水而言之書曰商書頌曰商頌  
蓋本契之始封而稱之也

詩補傳卷第二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補傳卷第三十

廣詁

逸齋

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古春秋無通義故即詁也  
字有異訓異音文義可一者亦既一之不可一者  
具疏于後

風雅頌字有異音

南亦作尼心切白虎通曰南之為言任也詩燕燕  
凱風泮水皆南字與心字協韻後人多倣之

風亦作孚音切詩綠衣烝民皆風字與心字協韻  
後人亦多用之

雅亦作阮古切揚雄趙充國贊雅字與虎字協班

固東都賦雅字與武字協

頌亦作餘封切漢儒林王式傳容禮甚嚴魯徐生

善為容皆書作頌此類頗眾蓋古字通用也

詩字同音訓皆異

各取經一句為例餘當以文義各從類而讀不復

悉具

風 風風也並如字風化也 選 不可選也如字擇也又 施 施于中達如字

谷以致相金玉其相質也如字相 御 以御于家邦如字治也 祭 祭可以奉

切延也 相在爾室息亮切視也 御 百兩御之五嫁切迎也 祭 祭祀如

字祭也祭仲諫 土 下土是冒地也如字 齊 思齊大任如字同也有 厭 厭

側界切姓也 徹彼桑土根也音杜 齊 齊季女側皆切敬也 厭 厭

其傑如字足也厭 馮行露于葉 純 文王之德之純如字一 敖 以敖以遊五

切濕也厭 厭夜飲于鹽切安也 純 白茅純束音屯聚也 敖 羞切遊也彼

交匪敖五 數 不以勝備數如字位也軍旅數起色 印 人涉印否五郎

報切傲也 數 角切類也心焉數之所主切可數也 印 切我也瞻印吳

天音仰望也顯顯 敦 王事敦我如字迫也補敦淮潰如字厚也敦彼行

印印五郎切盛也 敦 韋徒端切聚也敦彼獨宿都回切不移也敦弓既

堅音離飾也敦琢其旅 亟 既亟且且紀力切急也 邪 思無邪音糾不正

亦當音離從文義也 亟 亟用兵欺異切數也 邪 也其虛其邪音徐

舒緩 遠 誰謂宋遠如字遠近也遠 猗 綠竹猗猗於宜切盛也猗重較

切偏附也猗難其 婁 弗曳弗婁力俱切弊也 出 我出我車如字發也匪

枝於可切柔弱也 婁 式居婁驕力住切數也 出 舌是出尺遠切出之曰

出 飲 既飲旨酒如字飲酒也既 食 年食無餘如字飲食也既 先 不自我

飲 飲食之於鳩切飲之曰飲 食 飲食之音嗣食之曰食 先 先如字

在前也尚或先之 去 鳥鼠收去如字離也欲銷 覃 葛之覃兮徒舍切延也

蘇薦切先之曰先 去 去之起呂切去之曰去 覃 以我覃耜以再切利也

民之莫矣如字定也君婦莫莫 追 薄言追之如字送也追琢其章音

音陌靜也維莫之春音暮晚也 追 堆離也其追其韻音堆戎狄也 援

無然畔援于頤切助也 虺 維虺維蛇許鬼切蟲也 蛇 維虺維蛇市奢切蟲也

以爾鈞援音表引也 虺 我馬虺隤呼回切病也 蛇 委蛇委蛇音移行也

湛 湛湛露斯直減切濃也 雨 以陰以雨如字風雨也雨 令 自公令之力證切號

使令射 叔善射忌如字藝也終日射侯食 辟 下民之辟音壁君也其

通志堂

祝之如 **弔** 不弔昊天如字卹也 **假** 假哉天命古雅切大也假樂君子

或聖或否方九切非也 **曷** 曷不肅誰如字和也 **苗** 于此苗圃則其切田也

未知臧否音鄙惡也 **維** 維塵離兮音擁蔽也 **復** 復文武之克土如字還也復 **勞** 知臣下之

我舉柴望如字祀也助 **復** 會諸侯於東都扶又切再也 **勞** 勤勞如字

苦也勞歸士力 **來** 子寧不來如字往來也職 **守** 守成也如字守其成也 **聞**

報切勞之曰勞 **來** 勞不來音資來之曰來 **守** 巡守于又切巡所守也 **聞**

有聞無聲如字名聞也 **弁** 小弁步干切樂也 **貞** 貞然來思彼義切

聞不已音問聲聞也 **弁** 煩弁如字冠也 **貞** 飾也貞鼓維鑪扶

云切 **丁** 棟之丁丁陟耕切聲也 **平** 終和且平如字和平也 **如** 柔

大也 **丁** 寧丁我躬如字當也 **平** 平左右婢延切辨治也 **如** 柔

茹之音汝納也來咨 **昭** 於昭于天如字明也 **幸** **涼** 涼彼武王音諒信也涼

來如預切度也 **昭** 見昭考時昭切侶也 **涼** 曰不可如字薄也

**泮** 思樂泮水如字半也 **隕** 其黃而隕如字墮也 **適** 叔適野如字適往

適庶 **摻** 摻執子之法所覽切攬也 **爾** 天保定爾如字汝也彼 **說** 我

則說音悅喜也說于桑田始銳 **僭** 僭始既涵如字進也 **害** 無蓄無

切止也猶可說也如字言也 **僭** 僭不僭七心切亂也 **害** 害如字

患之害辭害否 **朝** 朝齊于西陟遙切旦也 **錡** 錡及釜其錡切三足釜

戶葛切何也 **朝** 翟弟以朝直遙切見也 **錡** 也又缺我錡巨宜切斲金

屬 **母** 母氏劬勞如字于父母也 **樂** 鍾鼓樂之音洛歡也送 **還** 還子授

也 **母** 母發我筍音無禁止也 **樂** 之以禮樂音岳器也 **還** 子之繁

兮如字復也子之 **行** 宣彼周行戶郎切列也我獨南行如 **卷** 不可卷

還兮音旋周也 **行** 字去也示我顯德行下孟切德也 **卷** 也眷劬

切卷舒也有卷且 **躄** 躄子躄躄其略切躄也 **乘** 乘彼四駱如字駱

阿音權卷曲也 **躄** 躄王之造居表切武也 **乘** 也駱彼乘黃緇證

切四馬 **信** 無信人之言如字誠也 **掾** 有掾其角如字角貌 **肺** 自有肺

曰乘 **信** 不我信兮音申伸也 **掾** 掾之陔陔音俱黃也 **肺** 賜如字

臟也其葉肺肺 **佗** 委委佗佗待河切和易也 **養** 中心養養如字不能定

普其切盛也 **佗** 子之佗矣音他謂他人也 **養** 也孝子相戒以養也餘

尚切養 **獲** 八月其穫如字刈也整 **遺** 棄子如遺如字忘也莫 **提** 歸飛

之曰養 **獲** 居焦獲音護地名也 **遺** 肯下遺惟季切及也 **提** 提提

是移切羣飛貌好人 **彭** 行人彭彭必旁切多貌 **薦** 於薦廣牡如字進

提提如字安諦貌 **彭** 出車彭彭如字張盛貌 **薦** 也天方薦蘗佺殿

切重 **斲** 思無斲如字厭也耗 **鮮** 鮮我方將息淺切少也 **難** 其葉有難

也 **斲** 斲下土丁故切敗也 **鮮** 魚鱸鮮魚如字新也 **難** 及多切盛

也 **斲** 斲下土丁故切敗也 **鮮** 魚鱸鮮魚如字新也 **難** 及多切盛

也 **斲** 斲下土丁故切敗也 **鮮** 魚鱸鮮魚如字新也 **難** 及多切盛

也 **斲** 斲下土丁故切敗也 **鮮** 魚鱸鮮魚如字新也 **難** 及多切盛

也 **斲** 斲下土丁故切敗也 **鮮** 魚鱸鮮魚如字新也 **難** 及多切盛

也 **斲** 斲下土丁故切敗也 **鮮** 魚鱸鮮魚如字新也 **難** 及多切盛

也 **斲** 斲下土丁故切敗也 **鮮** 魚鱸鮮魚如字新也 **難** 及多切盛

詩字音同訓異

**皇** 四國是皇正也皇矣上帝大也思皇多士美也  
**極** 永錫爾極中也昊天罔極窮也畏不能極至也  
**夏** 四月維夏時也不長夏以  
**革** 大也肆于戎豸也無戎兵也肆戎疾不  
**肆** 肆成人有德遂也肆于時夏陳也是伐是  
**肆** 縱夙夜在公公家也  
**公** 夙夜在公公家也  
**烝** 文王烝哉君也烝我髦士進也烝然罩罩眾也  
**那** 有那其居安也  
**多** 虺虺其雷暴也也  
**征** 王于出征伐也而月斯征往也  
**時** 維其時矣及時也神罔時怨是也  
**將** 我將我享奉也印印有旨蒼高仰也  
**印** 印有旨蒼高仰也  
**澤** 澤川澤許許川也恩澤垂矣  
**定** 定定之方中  
**令** 我無令人善也人恭也  
**堅** 項筐堅之取也民之攸堅息也  
**駿** 通駿有聲大也駿奔走在廟疾也  
**襄** 兩服上襄駕也微從于襄除也  
**武** 允文允武德也履帝武敏歆迹也  
**夷** 昆夷駟矣戎也猷從于夷平也  
**艾** 凡詩言艾皆當五蓋切字書一老也有盡之  
**儀** 樂且有儀容也無非與義不必改音刈  
**微** 微我弗顧無也中國微爾新特異也  
**戾** 鸞飛戾天至也亦維斯戾罪也  
**烈** 無競維爾新特異也

詩字音異訓同

**厲** 王之烈暴虐也二之日栗烈寒凜也如火烈烈猛熾也南山烈烈寒向夏心烈烈火同  
**之** 維鳩居之語助之子于歸是也  
**思** 不可求思語助也  
**止** 亦既見止語助也攸介攸止居也齊大任思慮也  
**止** 淑慎爾止容也止于丘隅息也  
**爾** 而成其志爾語助斯彼何人斯語助也  
**忌** 抑聲控忌語助也胡斯何斯違斯此也  
**猗** 河水清且漣猗助也綠竹猗猗盛  
**猗** 與歎也猗猗揚揚亂也  
**穀** 播厥百穀禾也侯文王孫子維也  
**侯** 洵直且侯美也侯服于周  
**載** 載沈載浮則也文王初諸侯也  
**載** 載年也上天之載事也維維天之命發語也  
**抑** 抑抑威儀謙也  
**亦** 亦可畏也又也式式微式微發語也不聞亦  
**何** 何斯違斯以穿我屋  
**伊** 伊假文王發語也謂以物也  
**伊** 伊誰云從爾也猶猶可說也尚也之子不  
**猶** 猶如也遠猶辰告謀也無言不難答也  
**圍** 孔棘我圍疆圍也鞞鞞  
**鞞** 鞞鞞  
**標** 標有梅落也寤辟有標拊心貌  
**莫** 維葉莫莫成就也民之莫莫矣定也

**車** 車服不繫其夫如字王姬之車尺奢切  
**妃** 后妃之德也如字喪其妃耦焉音配  
**兩** 兩服上襄如字葛履五兩音亮  
**中** 通志堂

惠此中國如字周羽左執翽徒乃切值其其夜如何其音基彼其室中興焉張仲切壽鷺翽音道皆舞也其之子音記皆語辭

字通用

猶匪大猶猷秩秩壹民德一其儀詹六日瞻民具

屢屢顧婁婁豐甫吉甫父家父嘯其嘯歎條其

庸庸鼓鏞賁鼓昆西有昆混昆夷且匪我徂思且徂斯徂

字借用

匪鷓匪鳶借鷓詒爾多福借詒為國之基隊矣借隊

樂爾妻帑借帑陟降厥士借士為龍為光借龍

何人不矜借矜不夙則莫借莫以我齊明借齊豈

弟君子借豈為體於乎不顯借於為嗚昏椽靡共借昏

為下國駿虺借虺不知其郵借郵維其卒矣借卒

伴奭爾游矣借伴為洋倉兄填兮借倉為槍碩大且卷

漸漸之石借漸既醉大平也借大黃耆台背

幅隕既長借隕不吳不敖借吳誰能亨魚借亨

衡從其畝借衡為橫害澣害否借澣汎汎其景借景

天天是椽借天聊樂我負借負百祿是何借何

取妻如之何借取召伯所說借說勿予過適借適

復文武之竟土借竟子之湯兮借湯縣縣其庶借庶

奄觀銍艾借艾

重言通用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天命王穆

穆文王穆穆魯侯○明明天子明明魯侯天子諸桓

桓武王桓桓于征○嗟嗟烈祖嗟嗟臣工○穆穆  
 皇皇烝烝皇皇○文王小心翼翼仲山甫小心翼翼  
 翼○雖雖在宮肅肅在廟有來雖雖至止肅肅○  
 疊疊文王疊疊申伯君臣同悠悠蒼天悠悠我思○  
 視天夢夢視爾夢夢○昭假遲遲行道遲遲天人同  
 日烈烈如火烈烈日火同秋日淒淒風雨淒淒蒹葭淒  
 淒日風雨草同雨雪浮浮江漢浮浮烝之浮浮雨水同祁祁  
 如雲與雨祁祁被之祁祁采芣芣祁祁雲雨人眾同洪水芒  
 芒宅殷土芒芒○河水洋洋牧野洋洋水同滔滔江  
 漢武夫滔滔○秩秩德音秩秩斯干人水同明星煌  
 煌檀車煌煌星車同桑者閑閑臨臨閑閑○噦噦其

冥鸞聲噦噦人車同濟濟多士四驪濟濟○王旅嘽  
 嘽嘽嘽駱馬人馬同君子陽陽龍旂陽陽人旂同胡不  
 旆旆荏苒旆旆旂穀同聽我藐藐旣成藐藐人屋同犧  
 尊將將應門將將器屋同奕奕梁山奕奕寢廟四牡  
 奕奕山屋人馬同鸞喈喈鼓鍾喈喈雞鳴喈喈車樂禽同無然泄  
 泄桑者泄泄泄泄其羽人禽同其泣嗶嗶鍾鼓嗶嗶  
人樂同降福簡簡奏鼓簡簡福樂同鳴蜩嘒嘒鸞聲嘒嘒  
 嘒嘒管聲蟲車同行人儻儻儻儻俟俟人獸同麇鹿濯  
 濯鉤膺濯濯濯濯厥靈獸物同降福穰穰豐年穰穰  
福歲同縣縣瓜瓞縣縣其庶瓜禾同維葉萋萋葦葦萋萋  
 重言字同音訓異

二之日鑿冰沖沖引直釋也嵬革沖沖引勑垂也厭觀鄉

厭鹽於夜飲安也厭厭豔於其苗足也君子陶陶遙

樂也駟介陶陶徒報適也鱣鮪發發補未盛也飄風

發發字如疾也維葉莫莫字如成也君婦莫莫陌靜

也

重言字異音訓同

八鸞鏘鏘鸞聲將將並七羊切聲也獨行裊裊嬛嬛在疚並音

瓊獨也

重言音同字訓異

八鸞瑒瑒八鸞鏘鏘聲也八鸞鷓鷓金銜也並七羊切

嬛嬛在疚獨也

詩重名

柏舟邶邝

谷風邶小雅

無衣唐秦

黃鳥秦小雅

甫田齊小雅

白華小雅正變

杕杜小雅唐有杕之杜

揚之水王鄭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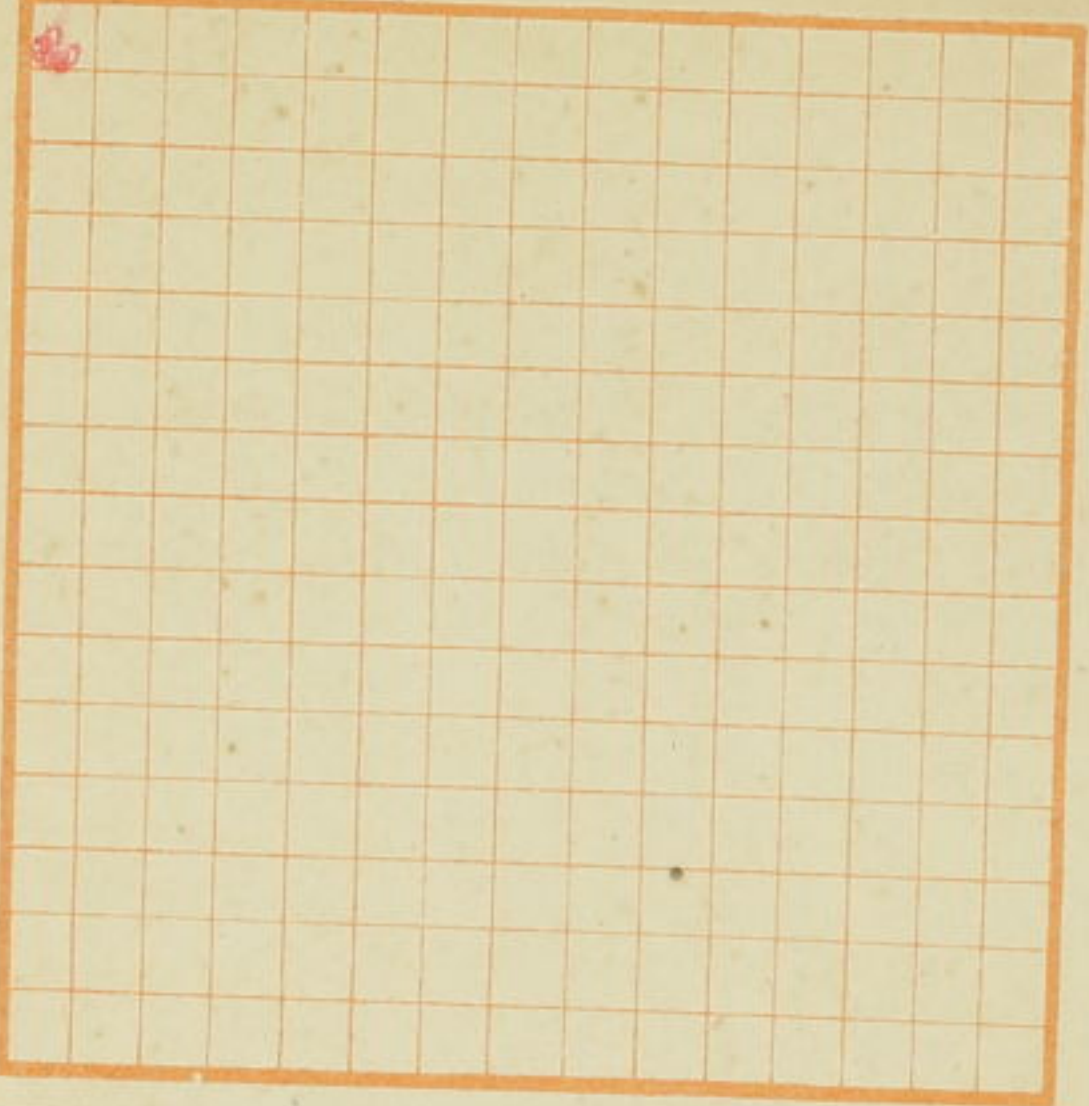
羔裘鄭唐

詩補傳卷第三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4年6月



二十

言部

言士

